【泰罗托雷】舍伍德玫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5007652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| Ultraman Taiga
Relationship:	Ultraman Taro/Ultraman Tregear
Characters:	Ultraman Taro, Ultraman Tregear, Ultraman Taiga
Additional Tags:	泰罗托雷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1-11-08 Words: 4,115 Chapters: 1/1

【泰罗托雷】舍伍德玫瑰

by A_LostinChaos

Summary

“永远光明的地方，怎么能容忍污秽的错误存在。”

“……但是，生命的枯萎、凋零与死亡，这些不能算是错误的东西，更何况，光是包容万物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托雷基亚抱着花瓶站起身，低下头看着泰罗，“真的吗，泰罗……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。”

Notes

2021泰托七夕贺文存档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notes

泰罗进门的时候，托雷基亚正在给他带回来的玫瑰换水。

那是支地球上的植株，被养殖、修剪、包装，再送到街边售卖。托雷基亚剪开包裹着那支淡黄色玫瑰的塑料纸，再比着花瓶的长短将花枝斜切一道，然后把它插进花瓶里。

泰罗注意到花瓶里盛着浅浅的淡金色液体，有些许光粒子在水面上蒸腾浮起。

“舍伍德玫瑰，一种很好养活的重瓣香槟色玫瑰，甚至在光之国都能富有生机。”托雷基亚转过身向泰罗介绍道。

泰罗走近他，凑近那支脆弱的植株：“好神奇，它的花瓣边缘是蓝紫色的。”

“唔，是的。”托雷基亚又转回去，对着玫瑰花打量一番，“但是……泰罗，其实我并不了解花，它究竟是舍伍德玫瑰，还是其他品种，我不确定。”

泰罗揽过托雷基亚的肩，替他把因为这个不确定而纠结抱臂的手放下：“托雷基亚，你从小时候就是最聪明、知识最丰富的那一个了。所以不管这是什么品种，光之国都独此一份，我们就叫它舍伍德玫瑰！”

“泰罗，不要讲些没有因果关系的话，你还是小孩子吗？”

托雷基亚撇开泰罗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臂，却没有拒绝泰罗暗搓搓与他十指相扣的小动作。他用空余的右手轻轻拨弄着花瓣，漫无目的地，像小时候一样和泰罗分享：

“爱上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，想你是我最甜蜜的痛苦，和你在一起是我的骄傲，没有你的我就像一只迷失了航线的船……”

泰罗低下头吻住他，将未尽的话语堵在托雷基亚嘴里。

泰罗的口腔是烫的。托雷基亚感觉自己仿佛成了易燃物，而泰罗具有把触碰到的每一处都变成点火的引线的特殊能力。手掌、怀抱、口中挑动的舌尖……他的全身上下都因为这一个简简单单的吻而燥热、升温，几乎要爆炸。

但泰罗一向将度掌握地很好，他在托雷基亚差一点儿就瘫软在自己怀里之前结束了这个吻。他环抱着托雷基亚，自己坐进柔软的沙发，也顺势将托雷基亚拉进怀里，变为额头相抵的姿势讲着悄悄话：“这是地球上的花语，还是告白的情话？”

托雷基亚朝他歪了歪头：“我们聪明的奥特老六不如自己猜猜看？揭晓谜底总是无趣的……”

“不要。”泰罗让托雷基亚分开腿坐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将脑袋埋进他的胸口，“我猜不到，解析诗句不是我的长项。诗太美了，也太难懂了……”

固体传导声音的效率要比气体更高。托雷基亚不知为何想起了这个，他的胸口痒痒的，分不清是被泰罗讲话时蹭出来的，还是身体本身的某种渴望。

但作为固体的身躯尽职尽责地将声波传递给了大脑，于是托雷基亚注意到了那句本该消散在气体传播中的小声呢喃。

“……诗就像你一样。”

托雷基亚叹了口气，将泰罗与自己的胸口分开，注视着他的眼灯一字一句地强调：“是花语，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……等等，泰罗！”

他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就被泰罗翻身压住，只能伸手撑住红族的胸口：“听我说完再继续！”

泰罗停下动作，乖乖地点了点头。

托雷基亚眯起眼灯，搂着泰罗的脖子凑到他耳边：“还有一句……我只钟情于你。”

情与爱顺理成章。

泰罗像剥开一束含苞的重瓣花一样，轻柔地、缓慢地打开托雷基亚，触及花蕊，触碰到更隐秘的深处。蓝族轻微地颤抖着，像被风拂过的花瓣，发出细小的呻吟，与旖旎一道被泰罗含进嘴里。

泰罗很小心，甚至比少年时浅尝辄止的生理探索都更为小心。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小心，就好像如果不像对待一件易碎的工艺品一样对待托雷基亚，他就会破碎在自己面前。

这样的感觉极尽陌生，就好像他们已经几千年没有做过了一样。

尽管上一次还是在……奇怪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着？

托雷基亚并不满意他温和过头了的动作，他支起膝盖顶开泰罗扩张的手，也拉回了泰罗的注意力，然后轻轻哼了一声，将腿搭在泰罗的肩头，做了个邀请的上顶动作。

他这么一碰，泰罗早就弹出来的性器被生殖腔里满溢的液体蹭了一头，晶莹透明的粘稠液体顺着托雷基亚的胯流到泰罗的性器上，似有似无地包裹濡湿柱体。

泰罗只要稍稍往前用力，就能破开入口，进入熟悉的温柔乡。但托雷基亚比他更快一步，他自顾自地将穴口对准泰罗的阴茎，小声喘息着一坐到底。

泰罗连忙托住他的腰，稳住之后才动了起来。

他们是什么时候转变成这样的关系的？

泰罗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。幼年时的玩伴一起探险、彼此了解、互相扶持，长大了作为警备队成员和科技局研究员共同实现理想，早已埋下种子的青涩情感终于在时间的酿造里发芽结果，沉淀为甘醇的酒液，不知不觉间，彼此都深深沉醉。

相伴的爱人与平静的生活，美好得几乎像是梦境一般。

这天傍晚下起了小雨，泰罗把披风往上兜了兜，依仗着自己的角固定住披风，撒开手就往家里飞，像一只鲜艳的大风筝。

等到家，托雷基亚给泰罗开门，就见一个盖着红布的不明生物往他怀里冲，披风网着一兜细细蒙蒙的模拟水滴，把毫无防备的蓝族淋了一身。

“泰罗！”托雷基亚没好气地开口，“我给你传送的屏障伞呢？”

泰罗不回答他，只是嬉笑着说：“还记得吗托雷基亚，我们以前去别的行星冒险的时候，也淋着雨到处飞，一直到回家都没干透，被妈妈追着数落……”

“现在妈妈看见了不仅会追着数落你，还会把你押送进银十字！起开，我刚剪到一半。”

泰罗半推半就地被托雷基亚扒拉到一边，滴溜溜地跟着他进了客厅，然后撑着脸看他修剪茶几上的玫瑰花枝。

其实那支花没有什么需要修剪的地方，毕竟再怎么能活，终究还是失去了根，无法长出新的枝叶了。花瓣或许还能艳丽地舒展上一阵，但枯萎的边缘却止不住，一日比一日深。

托雷基亚就是在剪它枯萎的花瓣边。他饶有耐心，沿着交界线一瓣一瓣地修。咔嚓，枯萎的花瓣边缘应声落下，没触及桌面就消散在了空气中，像是永不熄灭的光自动抹消了枯萎的存在。

但光没有自我的意识，不会做出这样的行径，这是托雷基亚的手笔。泰罗注意到托雷基亚调动的不寻常光粒子流。

“托雷基亚很讨厌枯萎的花吗？”

“……没有。”托雷基亚放下剪刀，将花瓶转了个向观察了一番，确定枯萎处都被修剪完毕，“只是觉得这样的东西不该存在于光明伟岸的地方。”

“嗯？”泰罗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永远光明的地方，怎么能容忍污秽的错误存在。”

“……但是，生命的枯萎、凋零与死亡，这些不能算是错误的东西，更何况，光是包容万物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托雷基亚抱着花瓶站起身，低下头看着泰罗，“真的吗，泰罗……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。”

托雷基亚在笑？还是错觉。泰罗直觉有哪里不对劲。

托雷基亚将花瓶放在窗边，又引着泰罗在人造的昏黄灯光中接吻。玫瑰的香气、托雷基亚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很快抚平了泰罗的那点儿疑虑。

花瓶中的淡金色营养液似乎被玫瑰吸收了不少，但很快就在光的照耀下自动补充了。

光之国的晨昏系统愈发完善，连晚霞中裹着暖意的风都模拟得恰到好处。

泰罗握上门把手，轻轻一转便开了门。

最近托雷基亚总是比自己要更早下班，尽管他自诩不加班主义者，但这样长期准时下班的情况也尤为难得。说起来，最近自己的工作好像也很是轻松……

等一等，他最近在忙什么？

泰罗突然觉得记忆空缺了一块。竞技场的工作、警备队的任务，甚至是和哥哥们的对话，仔细回想竟然都道不出任何细节，仿佛包装精美的火柴盒，抽出夹层仅剩的一根名为“泰罗”的火柴。

而那根火柴一旦点燃，所有的幻象都顷刻被火焰吞噬殆尽。

脑海中唯一清晰的，只有黄昏、托雷基亚……和那支永不干枯的香槟色玫瑰。

泰罗迅速跑进客厅，不出意料，托雷基亚果然和他的花在一块儿，此刻正疑惑地回头问：“怎么了，泰罗？”

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的，除了玫瑰和托雷基亚。

他们是什么时候转变成这样的关系的？

泰罗曾经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
不，不是的……不是泰罗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问题的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！

他们从来都没有变成过这样的关系。

泰罗跌跌撞撞地跑到床边，拿起那支玫瑰。

“怎么了，泰罗？”托雷基亚忽然变了个声调，他拖长了语气，阴冷而怨恨地问，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泰罗不语，只是稍稍用力将玫瑰碾碎。

周遭的环境倏然褪色，像经年累月的油漆层层剥落，像毛玻璃被子弹击中，蛛网似的裂痕遍布至全身，随后轰然碎裂。

泰罗眼前一黑，恍惚听到一声叹息。

“你为什么硬要醒来呢？”

幻境碎了。

泰罗睁开眼灯，看到了结着蛛网的天花板。

床是木制的，被两个奥特曼的体重压得吱呀吱呀叫唤。托雷基亚趴在他身上，像一条冰冷粘腻的蛇，他用尖锐的指甲点了点泰罗的计时器，那里不停闪烁着危险的红光。

“你好，泰罗奥特曼……”

他像是被自己逗笑了，说完这声问候便咯咯笑得弯下腰，面具覆盖的脸贴着泰罗的胸口，让泰罗觉得有些硌疼。

饶是刚刚清醒，泰罗也能感觉到，在他陷入幻境的时候，托雷基亚打开生殖腔，自己骑上泰罗半硬的性器，强迫旧日挚友与自己交媾。

而此刻，托雷基亚笑得浑身颤抖，生殖腔的腔壁也一阵一阵地绞紧，让埋在他体内的泰罗的阴茎不受控制地胀大。

托雷基亚仿佛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一般，撑着泰罗的胸口起身，一边拨弄着他的腹部一边眯起了眼灯，扎眼的妖异红色在昏暗的房间里更显诡异：“泰罗……你的身体可比以前诚实多了。”

他抓着泰罗被锁链缚住的手，贴到自己的小腹上，缓缓动着腰部，让泰罗的形状忽隐忽现：“好大、好硬，比我尝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好。啊哈……怎么办，NO.6，你是故意想让我离不开你的肉棒吗？”

“泰迦在哪！托雷基亚！”泰罗终于记起自己到这儿来缘由。托雷基亚留了个极尽暗示的签名，让泰罗单独来见他，否则不能保证泰迦的安危。泰罗心切，很快便来赴

约，却不想刚踏入这片地方就被拉入了幻境。

“真无情，这个时候你想到的就只是你的孩子？”托雷基亚伸手要掐泰罗的脖子，被他躲过也无所谓地甩甩手，“泰罗，你变得无趣了，以前你不会在和我做爱的时候想别的事。”

泰罗无言地别过脸去。

“噢，是我的错。伟大的总教官当然不愿意把强奸叫作做爱。唔……要不这样？”托雷基亚打了个响指，玫瑰花的淡香弥漫在泰罗的身旁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燥热得不像话，欲望如果不能立刻得到疏解，那么他将与这个地方一起炸成灰烬。

不行，不能这样！

泰罗猛地挣起，将黑暗凝成的锁链从中段扯断，然后将托雷基亚压倒在下，带着委屈般的狠劲冲撞起来。

之前不温不火的刺激连前菜都算不上，托雷基亚久不尝性事，被高强度的冲顶激得眼灯都要闪烁起来。穴道被粗暴地撑开，深入到难以想象的紧致深处，他几乎听到自己的计时器闪红，发出的滴滴警报声。

但他的计时器不会再变红了。

邪神带来了力量，改变了一切，唯独他的生殖腔还记得泰罗性器的形状。旧友性器上的每一道血管凸起都仿佛能划过他的敏感点，带来不间断的迭起高潮。

托雷基亚惊叫着，生殖腔几乎一刻不停地高潮筋挛，前端射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后双腿打开瘫倒在床上，眼角挂着因过分舒爽而流的光粒子泪水。

泰罗从他合不拢的生殖腔里退出去啊，混合着光粒子的精液迫不及待地涌出，被托雷基亚用手指拨弄着塞回体内。

泰罗看着托雷基亚，看着他抱着肚子笑，看着他用沾了泰罗精液的手摸自己的脸，伸出深蓝的舌头来舔舐：“泰罗……你说我要是现在打几个滚，会不会妊娠？”

“这次我自体孕育，等孩子撑大了我的肚子，我就把它剖出来，埋到地下养一丛花……就像那支舍伍德玫瑰一样。”

泰罗顺着他的视线往窗边看去。

布满裂痕的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支花瓣蜷曲的玫瑰，香槟色的主体，枯萎的蓝紫色花瓣边缘。花瓶里的液体盛了一半，一根皮质软管正缓缓地往里头补充液体，软管的另一头消失在床另一侧的衣柜下方。

“嘘，别去惊扰他，你想知道还有一句花语是什么吗？”

托雷基亚轻声地问，像幻境里最开始的模样，但不等回答，就蜷缩着身体癫狂地笑出声。

泰罗扯开手腕上留存的镣铐，翻身下床，焦急地拉开衣柜门。

空荡荡的木质衣柜里，年轻的银族战士歪着头倒在一边，软皮管的针头从泰迦火花的接连处插进皮肤，金色的液体顺着那些蛇一样的轨迹流淌进蒙尘开裂的花瓶里。

那花瓶中，淡黄色的舍伍德玫瑰蜷曲着花瓣，瓣尖泛着濒死的钴蓝——枯萎而盛开。

End Notes

注：

1. 舍伍德玫瑰并非香槟玫瑰，只是颜色类似，笔者对玫瑰的品种了解不深，如有错误一律当成光之国宇宙特有品种。
2. 香槟玫瑰的花语：只钟情于一人，和幻觉。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